

论汉字设计的“省变”方法

喻文华¹, 行佳丽²

(1.山西传媒学院, 晋中 030619; 2.山西师范大学, 临汾 041000)

摘要: **目的** 从语言学与汉字设计这两个视角出发, 研究汉字简化中的功能与形式两个方面的问题, 表明语言学与汉字设计对于汉字简化研究的关系是互为补充的。**方法** 为更恰当地体现汉字视觉层面的“简化”, 将“简化”替换为“省变”, 继而提出“省变”的概念, 并对“省变”的可行性进行相关论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入手, 引用认知心理学中对于汉字简化程度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分析, 并解析传统与现代书法以及现代设计对于汉字“省变”的实践成果。**结论** 初步归纳汉字设计的“省变”方法, 即借鉴行书与草书的结构, 省略部分点画, 遮挡局部和“涨墨”等。验证其对汉字设计的意境营造与汉字的跨界应用具有一定的价值。

关键词: 汉字设计; 省变; 书法

中图分类号: J5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19)10-0032-05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19.10.007

"O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Method of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YU Wen-hua¹, HANG Jia-li²

(1.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Shanxi, Jinzhong 030619, China;

2.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function and form of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to show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is complementary in the study on the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To reflect the "simplification" better in the visual aspect of Chinese characters, "simplification" was replaced with "o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o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was then proposed. Then the feasibility of "o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was demonstrated. Starting from both aspect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simplification degre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cognitive psychology. Meanwhile, the practical achievements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alligraphy and modern design for the "o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analyzed. The method of "o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is preliminarily summarized as referencing on the structure of running script and cursive script, omitting some of the strokes, covering up the part and "Ink Penetrability" etc. It is proved of certain value for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and the cross-border appl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o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calligraphy

一般而言, 语言学与汉字设计这两条研究路径在汉字的简化问题中几乎少有交点, 语言学将汉字作为思想的媒介, 强调的是功能, 认为简化汉字的目的在于, 通过减省偏旁, 减少字数以避免误读, 提高效率。

从汉字字体发展的历史上来看, 由甲骨文到金文、小篆、隶书, 直到楷书的定型, 都是汉字形态不断规范化的过程。汉字设计则将汉字作为艺术表现的媒介, 趋于形式上的多样性。从审美的视角出发, 通过对汉

收稿日期: 2019-02-01

作者简介: 喻文华 (1981—), 男, 湖北人, 硕士, 山西传媒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艺术学。

通信作者: 行佳丽 (1983—), 女, 山西人, 硕士, 山西师范大学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艺术学。

字形态的进一步抽象,强化风格特征,丰富视觉语言,拓展意象空间。换言之,在标准化的述求之外,汉字设计还始终贯穿着对美的追求。例如,书法中的行书与草书对字体结构的大胆概括就增强了汉字的艺术个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字简化的发展走向是由功能与形式这两种互相博弈的力量共同支配、驱使的。语言学中对汉字规范化的述求与汉字设计中对于艺术风格的表达是并行且融合的关系,即“多样统一”。语言学以理性为主的思维方式和汉字设计以感性为主的思维方式是互补的。无论是语言学还是汉字设计,对于汉字的简化都应注重功能与形式的统一。语言学中不能一味注重效率而失去对美感的追求;而设计汉字时不能一味地注重形式而失去识别的准确度。

为了更恰当地体现汉字视觉层面的“简化”,本文借用“省变”的概念替换“简化”。“省变”指省其冗余,变其繁琐。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它是由实转虚,进而提升艺术境界的重要途径。对于如何营造艺术的境界,宗白华认为,应“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1]。通过“省变”,达到“化意变通,续以新识”^[2]的目的。众所周知,汉字的结构相较于西文字母更为复杂,这虽然增加了汉字艺术表现的难度,但是历来的“省变”实践却不断营造出独具东方韵致的汉字意境。

1 “省变”的概念

秦永龙在《汉字书法通解(行·草)》中论述了行书与草书对于楷书构件的“省变”,即“减少其点画,改变其形态,以便于快写”^[3]。对于汉字设计来说,“省变”指的是在保持字体识别性的前提下,采用省略或改变某些点画、精炼字体结构和遮挡局部等虚化手法,唤醒汉字艺术的意境,达到简洁性与识别性的平衡。宗白华在其所著《艺境》中指出,“这一自古相

传欧阳询的结体三十六法,是从真书的结构分析出字体美的构成诸法,一切是以美为目标。为了实现美,不怕依据美的规律来改变字形,就像希腊的建筑,为了创造美的印象,也改变了石柱形,不按照几何形学的线”^[1]。艺术语境中的汉字呈现,应在汉字“标准”结构的基础上大胆“省变”,释放汉字中的艺术能量。

2 “省变”的可行性

曾性初、张履祥、陈昭宽在《汉字的各种笔画的使用频率的估计》一文中,通过统计数据论证了汉字简化的可行性与简化程度的问题。该文根据各符号的使用频率越悬殊,冗余性越大的讯息论原理,对比了汉字各种笔画与英语字母出现次数的差距,得出了“汉字笔画的分布比英语字母分布的冗余性可能要较大”^[4]这一结论。该结论为汉字拥有极大的“省变”余地

这一说法给出了科学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冗余性过多容易造成审美疲劳,使信息接收者对于整体形态的感知变得迟钝,而适时的“省变”可以使信息变得陌生,以新鲜的形式重新引起观者的注意。

3 “省变”的方法

3.1 对行书与草书的借鉴

在中国书法字体的流变中,人们为了提高书写效率和拓展艺术的表达空间,将结构相对定型的隶书与楷书不断简化,行书与草书正是这种简化的直接成果。它们以抽象的线条不断探索汉字“省变”的规律与程度,尤其是狂草,肆意游走于文字可识别与不可识别的边缘,这是汉字拥有极大“省变”空间的又一力证,也表明行书与草书的“省变”规律对现代汉字设计的重要价值。狂草趋向书法“省变”的极致,《自叙帖》见图1。日本设计师白木彰(Shiraki Akira)在日本爱知县立艺术大学的字体设计教学中做过文字的象征化研究,见图2,可以看作书法的“省变”精神在汉字设计领域的极致探索。在保留汉字外轮廓特征的前提下,通过减省内部结构、连接相邻点画等方法,省到不能再省,提炼出汉字最纯粹的形态。行书与草书的“省变”规律不仅针对艺术表现的述求,而且在注重功能的信息识别领域也大有用武之地。虽然普遍认为简体字是繁体字的简化形式,但在明代梅膺祚的《字汇》中,“从”字被归为古字(指明代之前的字),而其繁写“從”却是今字(指明代的字)^[5]。沈克成、沈迦在《汉字简化说略》中提到一种汉字的简化方法——草书楷化法,“指用群众比较熟悉的草书字的笔形改成楷书的形式”^[6],例如简化字“无”在北齐安道壹所书《泰山经石峪》中就是草书。草书版“无”字见图3,可见草书的结构是某些简化字简化时的参照物,这对于现代字体设计的“省变”而言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例如,北宋米芾将“风”字中间部位的结构连笔“省变”为一条纵向连贯的折线,行书版“风”字见图4。再对照日本设计师味冈伸太郎(Shintaro Ajioka)设计的“风”字,“风”字的字体设计见图5,可以发现味冈伸太郎的“风”字正是米芾所书“风”字的“省变”形式进一步几何化与齐整化的结果。再比如,日本高速公路牌的标准字体,当与常见标准黑体进行比较时,可以发现日本路牌中“海”和“鹰”字的一些局部结构有与现行简化字的标准不符之处,日本高速公路牌的标准字体与常见标准黑体的对比见图6。虽然“海”字右下角的竖勾和“鹰”字中双人旁的两个撇画都被省略,但是这两个“不正确”的字并不会影响识别的正确度。这种简化在视觉层面上是“正确”的,简化后的文字不仅不会产生误读,反而会由于笔画之间创造出更为规整的留白,使得字体的视觉效果更为清晰,这对高速公路上要求迅速识别和低能见度天气状况下的标识使用来说至

关重要的,因此,以行书与草书的简化结构为蓝本,不仅可以在艺术层面上继承优秀的书法风格,使其融

入现代设计的语境,而且可以在功能层面上有效地规避因设计时的主观臆断而造成错别字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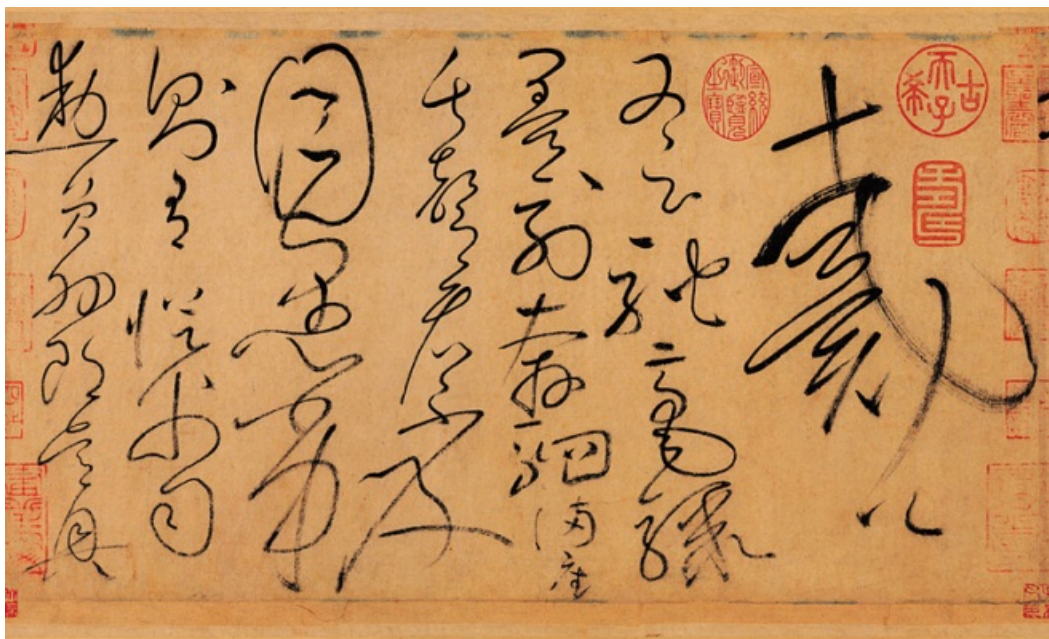


图 1 《自叙帖》
Fig.1 "Self-narrative Post"



图 2 文字的象征化研究
Fig.2 Symbolic study of writing



图 3 草书版“无”字
Fig.3 Cursive script of Chinese character "Wu"



图 4 行书版“风”字
Fig.4 Running script of Chinese character "Feng"



图 5 “风”字的字体设计
Fig.5 Font design of Chinese character "Feng"



图6 日本高速公路牌的标准字体与常见标准黑体的对比
Fig.6 Comparison of standard font of Japanese expressway brand and ordinary standard bold

3.2 省略部分点画

尚恩·霍尔(Sean Hall)在其所著《这就是符号学》中提到,“在符号学领域,有时重要的并非沟通内容包含什么,而是被排除在外的东西”。这正是老子《道德经》中所推崇的“有之以利,无之以用”^[7],对于汉字来说,“无”的创造同样重要,这可以通过省略某些点画来实现。例如,出自北齐安道壹所书《铁山佛经》的“波羅蜜”三字中,“波羅”二字中间都缺少一笔横画。根据讯息论的原理,在一个概率过程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符号所带的讯息量最小,因此,如果要简化一个讯件,省略这些符号对原件的可认性或可懂度的影响最小^[4]。根据《汉字的各种笔画的使用频率的估计》一文中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汉字中横、竖、撇、点等笔画出现频率较高,其中又以横画为最,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省略横画并不会影响汉字的识别。设计师利用这一原理进行了汉字的“省变”实验。例如,蒋华创造了一种完全没有横画的宋体。另外,中国美术学院的标志,将“国”字左右两边的竖画省略掉,这不仅不影响“国”字的识别,而且还隐约透出“美”字的意象。

3.3 遮挡局部

宋代的韩拙在《山水纯全集·论山》中提出“三远”之说,即“有近岸广水,旷阔遥山者,谓之‘阔远’。烟雾漠漠,野水隔而仿佛不见者,谓之‘迷远’。景物至绝,而微茫缥缈者,谓之‘幽远’”^[8]。其中的“迷远”可以看作是一种遮挡、间接的“省变”形式。根据格式塔完形心理学原理,观众具备整体识读的能力,即根据已有的知识储备在脑中补齐残缺部分的信息。由于汉字的信息量主要集中在外边缘附近,所以遮挡一些汉字的中间部位通常不会影响识别。中国民间艺术中就

常见这种用图形遮挡字体的做法。日本设计师白木彰也做过类似的实验,比如他设计的日本认知科学会第15回大会海报,虽然“知”字的中间大部分被遮挡住了,但是因为它保留了完整的外轮廓,所以依然不影响它被正确地识别。何见平设计的《妙法自然》海报,将遮挡的方式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无数交织的线条将书法文字紧紧缠绕,营造出了含蓄的东方文化意象。

3.4 涨墨法

涨墨是墨法的一种,具体指的是书法家加大墨中含水的成分,大量运用墨色对比,通过水的渗化作用使点画并粘在一起。这种看似书法书写上的失误,却在被动中“省变”了书法作品中部分汉字的点画。这一戏剧性的变化结果让普遍以线条为主的书法作品中产生了醒目的块面,从而丰富了字体间的对比关系,增强了书法的表现力。

刘建丰在《论王铎书法的“涨墨”》中指出,“王铎在书法上的造诣还表现在墨法上的突破。王铎以一种创造性的努力,理性的运用墨的流动与涨湍来制造出更加丰富、巧妙的点画的墨色变化,形成点线与墨块的对比,浓墨与涨墨的不同,这种对‘涨墨’的主动性运用,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涨墨法’”^[9]。王铎是“涨墨”的集大成者,他将“涨墨”现象作为一种书法创作的方法应用于书法实践中,为书法史留下了大量运用“涨墨法”的宝贵的书法资源。另外,“涨墨法”也成为民间流传的一种样式,山西汾西师家大院中有一块匾额,写有“清白家风”4个字,字的中间部分显得模糊不清,暗示了清白与糊涂之间的某种关联,这种处理方式即是民间对于“涨墨法”的运用。在某些现代书法作品中,书法家在消解了文字的识读性后获得了形式的解放,通过将点画的视觉对比推向极致,取得了层次更为强烈而厚重的视觉肌理。传统的“涨墨法”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4 结语

语言学与汉字设计这两个领域在汉字“省变”研究中的关系是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语言学的功能结合汉字设计的审美才是趋于完整的汉字研究。无论对于语言学还是汉字设计,汉字的“省变”方法都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和重要的研究价值。艺术领域的意境营造是汉字“省变”的目的与意义。汉字“省变”方法不仅是东方美学精神的体现,更是中国设计风格的重要表征,其在语言学和汉字设计视角下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研究书法中行书与草书的“省变”规律对现代汉字设计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方法。“草书楷化”的简化字简化方法表明,行、草书家的书写实践成果可成为汉

字“省变”的直接参考。讯息论中的冗余性原理科学地揭示了汉字“省变”的可行性。书法家与设计师可调用各种艺术手法对汉字进行“省变”，如省略汉字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点画，遮挡信息较少的区域，以及根据“涨墨”法略去汉字的中间部位等。现代书法家与设计师更不断触及“省变”的极限，为汉字艺术语言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此外，“省变”对于汉字形态抽象性的探索，逐渐消解了其语义与学科边界，为汉字设计的跨界应用带来了无限契机。

参考文献：

- [1] 宗白华. 艺境[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ZONG Bai-hua. Art Environment[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9.
 - [2] 曾仁臻. 幻园[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6.
ZENG Ren-zhen. The Garden of Fantasies[M].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2016.
 - [3] 秦永龙. 汉字书法通解(行·草)[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7.
QIN Yong-long. Chinese Calligraphy Solution (Cursive Script and Running Script)[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1997.
 - [4] 曾性初, 张履祥, 陈昭宽. 汉字的各种笔画的使用频率的估计[J]. 心理学报, 1965(3): 212—214.
ZENG Xing-chu, ZHANG Lu-xiang, CHEN Zhao-kuan. The Relative Frequencies of the Various Stroke Types of the Chinese Ideograms[J].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1965(3): 212—214.
 - [5] 梅膺祚. 字汇[O]. 明洪武元年怀德堂刻本.
MEI Ying-zuo. Vocabulary[O]. Block-printed Edition in the First Year of Hongwu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Huaidetang Press.
 - [6] 沈克成, 沈迦. 汉字简化说略[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1.
SHEN Ke-cheng, SHEN Jia.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M]. Beijing: People's Daily Press, 2001.
 - [7] 楼宇烈. 老子道德经注[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 2013.
LOU Yu-lie. Lao Tzu Jing Note[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3.
 - [8] 韩拙. 韩氏山水纯全集[O]. 清嘉庆十四年刻本.
HAN Zhuo. Han's Pure Landscapes[O]. Block-printed Edition in the 14th Year of Jiaqi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 [9] 刘建丰. 论王铎书法的“涨墨”[D]. 北京: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3.
LIU Jian-feng. On "Ink Penetrability" of Wang Duo's Calligraphy[D]. Beijing: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2013.
-
- (上接第 11 页)
- [5] 龙惠敏. 论商品包装的情感化设计[J]. 包装工程, 2018, 39(6): 262—265.
LONG Hui-min. On Emotional Design of Commodity Packaging[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8, 39(6): 262—265.
 - [6] 搜狐网. 丰田 AI 系统电动汽车亮相 CES 科幻型配超跑剪刀式门[EB/OL]. (2017-01-05)[2019-04-09]. http://www.sohu.com/a/123480389_114771.
Sohu. Toyota AI System Electric Vehicle Appears CES Sci-fi Type with Overrunning Scissor Door [EB/OL]. (2017-01-05)[2019-04-09]. http://www.sohu.com/a/123480389_114771.
 - [7] 董车会. Concept-i:这款概念车展现了丰田对未来汽车的设想[EB/OL]. (2017-01-14)[2019-04-09]. <https://www.ifanr.com/775972>.
ifanr.com. Concept-i: This Concept Car Shows Toyota's Vision of the Future Car[EB/OL]. (2017-01-14)[2019-04-09]. <https://www.ifanr.com/775972>.
 - [8] 雷光, 闫启文, 何艳丽. 谈设计要素点、线、面的视觉心理作用[J]. 美术大观, 2008(2): 117.
LEI Guang, YAN Qi-wen, HE Yan-li. Visual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Design Elements, Dots, Lines, and Surfaces[J]. Art Panorama, 2008(2): 117.
 - [9] DONALD A N. 情感化设计[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5.
DONALD A N. Emotional Design[M]. Beijing: Electronic Industry Press, 2005.
 - [10] 谢传伟. 情感化设计在用户体验中的运用[J]. 设计, 2014(2): 21—22.
XIE Chuan-wei. The Application of Emotional Design in User Experience[J]. Design, 2014(2): 21—22.